

畿輔通志卷二百九

列傳十七 金二

金

承德府

張用直

鄧儼

鄭子聃

馮子翼

盧璣 子亨嗣

趙之傑

孫德淵

劉昂

洪果玖珠

郭僕

費摩亨

王維翰 從子貢

裕爾伯特

完顏伯嘉

穆延薩克達

富察阿里

珠嘉臣嘉

王公玉

冀禹錫

李經

劉海

永平府

卷二百九 列傳十七

趙興祥

李杭

劉敏行

王信

李元璋

張僅言

張行中

趙質

張守謙 裴宗智

鮮子仲權

王元粹

吉士寬

河間府

許安仁

趙承元

圖克坦公弼

烏庫哩榮祖

許古

張開

麻九疇

梁子直

齊礪

王喜

齊伯顏

苗道潤

天津府

榮楫

師安石

陳尙

田紫芝

王昌齡

時戩

正定府

楊伯雄

族兄伯淵弟伯仁

蔡珪

周昂

從子嗣明

趙鼎

子中正

李適

鈕祜祿守愚

赫舍哩德

王若虛

李著

馮璧

烏庫哩慶壽

赫舍哩鶴壽

王權

趙興嗣

子良貴良材

劉遇

趙輔之

順德府

郭宣道

王德元

廣平府

胡礪

董師中

趙秉文

王礪

王彧

劉政

潘希孟

王禧

王某

曹珏

金

承德府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改甯州刺史海陵卽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方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卒於汴海陵深悼惜之養子始七歲特授

武義將軍

金史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天德三年擢進士第一人定中爲左  
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  
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王脩張大節鄧儼  
對世宗特命儼往嘗謂宰臣言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  
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  
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置儼於吏部  
因改命累遷中都路轉運使明昌初爲戶部尙書帝命尙書  
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日之風  
俗競爲侈糜莫若定立制度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  
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  
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  
仕復黃緣求進帝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

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帝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於朝恐風化從此壞矣帝然之遂不復用

金史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邱行嘗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天德二年邱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海陵以子聃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甲榜第三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海陵示以第一人程文子聃少之問作賦對曰甚易因自矜人莫己若海陵不悅使與翰林修撰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親

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除翰林修

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真卿世

宗立

原注從宏簡錄增

遷待制累遷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兼修

國史時修海陵實錄帝謂知其詳無如子聃者專以委之大

定二十年卒

續通志

謹案中州集云子聃少日有賦聲時輩莫與爲敵天德三年第三人登科士論以爲屈而海陵不之許也正隆二年詔子聃再試擇能賦者八人以題付之以因子聃且將視其中與否罪賞之及拆卷子聃果第一人楊伯仁張汝霖中選劉幾綦戩李師顏輩皆被黜海陵終不以子聃爲工與被黜者兩罷之事與本傳所載略殊未知孰是

馮子翼字士美大定人父仲尹仕至四品職子翼正隆二年

進士性剛果與物多忤用是仕宦不進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致仕居真定有詩樂府傳於世

中州集

盧璣字正甫臨潢人彥倫

見雜傳

子以廕補闔門祇候累遷客

省使兼東上闔門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遷同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爲右宣徽使章宗卽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武定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是時幾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強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召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帝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帝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

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闔門祇候內供奉  
調同監平涼府醋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  
酒課累調監豐州任邱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  
昌四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爲典給直長改西京戶  
籍判官厯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尙醞署丞丁  
父憂大安初復爲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  
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  
大將軍入爲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  
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  
十一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  
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廕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  
益早卒子旻旻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金史

趙之傑字伯英大定人本名宗傑避諱改大定十六年進士  
歷西京提刑副使棣州防禦使終太常卿使宋還言事云宋  
人文敝之極且脆弱不足爲慮邊部爲可慮也其前識如此

子繪名進士早卒

中州集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  
官涑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父自  
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  
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  
也遂引服選尙書省令史不就父憂去民刻石祠之察廉起  
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累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  
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  
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

入爲右司郎中滕州刺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尋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有拜於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尙書攝御史中丞時山東乏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明敏可大用望朝廷起復必能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

卒

金史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高曾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

金史

輕便巧麗差有捷法

大金國志

作

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年三十三爲尙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

卷二百九  
六  
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章宗者自國子  
司業擢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  
所劾獄詞連昂帝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  
皆遣逐鉉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

言

金史

洪果玳珠

原作黃  
摑九住

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

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知法同知薊州  
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

彰德府事戰沒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金史

郭侯字伯有潭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  
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尙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  
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侯及前應奉翰林



文字張楫等皆材幹可用詔各升一等遷除僕平陽府治中久之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祕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眞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使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尙書改河北西路

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金史

費摩亨

原作裴滿亨

字仲通本名哈希

原作河西

其先世居遼海祖華

善

原作虎山

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

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爲學也二十八年擢第升爲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爲治之

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  
斂而已章宗卽位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  
側目亨劾奏其奸遷鎬王府尉出爲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  
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華縱橫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  
闔境節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軍  
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  
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已俸  
贖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  
卒於官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  
議忠言多所裨益諫藁悉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  
皆有政績可紀云

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廷遠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

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  
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窮伏其  
詐杖殺之健訟衰息厯宏政獲嘉令佐胥持國治河決有勞  
遷一階改北京轉運判官補尙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軍節  
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主反誣其弟維翰  
微行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攝侍御史奏事殿  
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郎中  
布薩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  
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八年宋人受盟還爲右司郎中進  
官一階帝問宋人乞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於政  
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  
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

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房樂工階至四品換文  
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搢紳之服非所以尊朝  
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閒架維翰諫不  
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行部尚書拜  
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  
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  
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乃縱百  
姓避難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與  
妻姚氏皆不屈死詔贈中奉大夫妻芮國夫人諡貞潔金史從  
子貢字安之擢第以修潔稱南渡得度居鄆操行純謹時人  
重之後病卒歸潛志

裕爾伯特

原作瑤里李迭

北京路庫本

原作窟白

明安托囉

原作陀羅

山穆昆

人以軍功歷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  
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爲唐州刺史尋受西北路  
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兵圍慶州急伯特率  
本路軍往救敵解去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伯特爲先鋒副  
統進軍至龍駒河爲準布所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  
甯軍節度使以六羣牧人叛改甯昌軍伯特爲都統領步騎  
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勢張甚伯特陷陣奮力擊卻之身  
中二創捷聞遷一官二年紮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伯特  
追敗之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  
左翼都統戰伊瑪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  
甯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  
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伯特勇決善

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帝倚注云

金史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袞必喇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鉤致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尙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布薩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北涼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於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

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

雅哈

原作牙改

召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

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

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宏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茂吉達

原作毛吉打

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

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

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敕二十道許

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完顏氏是月伯嘉遷元

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沃

埒哈達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沃埒哈達奏同知西京

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侵掠遙授

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色埒默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

嘉不悅遣臣護送糧運於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嘉怒臣撈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誤無以自明帝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敕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哈達改武甯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哈達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臺廉問旣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哈達奏實伯嘉安得無罪哈達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



無琢兵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尙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庫哩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宜差提控瓜爾佳實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於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國害民無如琢者實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

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棗栗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

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尙書二年改

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詔以兵部尙書簽樞密院事富察尹

爾必斯

原作阿里不孫

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兵潰逸去監察御史

完顏藥師劾請窮治詔釋之伊爾必斯使其子上書請圖後

效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

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

民是保伊爾必斯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

旣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

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

闕庭惶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

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

丞言是業赦之矣伊爾必斯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  
捕蝗許決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  
精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冤獄所致夫變和  
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  
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  
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  
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穆延呼喇勒原作抹撚  
胡魯刺以言  
事件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  
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  
諫者昌拒諫者亡呼喇勒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  
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  
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

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  
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  
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  
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  
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尋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  
監軍行尙書省元帥府於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  
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避者  
每以艱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  
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  
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  
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  
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

宜召還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書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特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旣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宜敕無僞者卽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

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

州監察御史烏克遜納新劾伯嘉違詔不徧按視又曰伯嘉

知永城縣主簿蒙古額哩埒不法沈邱令瓜爾佳托雲原作陶也

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通吉鼎珠克原作鼎木可嘗受業伯

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為彰化軍

節度使改翰林院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與時低昂嘗曰生

為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琪汝礪方希寵固位

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眾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

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遙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

事行尚書省於河中牽陝西積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

以病卒金史

穆延薩克達原作抹撚史托塔臨潢路人其先以功授世襲穆昆薩

克達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鄆縣平章政事布薩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喇邦烈與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薩克達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薩克達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揆以行省兵三萬出頰壽薩克達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邱花靨功居多從攻和州中流矢卒薩克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

音事通元 卷二百九  
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數百散

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

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

部守厭山營敵懼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金史

富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

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其人

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匡爲副

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

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

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

太原至正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

徵河南鎮防軍圖再舉衆旣憚於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



變遇害史

金

珠嘉臣嘉北京路明安人襲父穆昆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  
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  
集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遙  
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  
興定元年行樞密院於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  
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勿深入臣嘉駐  
霍邱楂岡村縱輕騎抄掠焚毀積聚獲宋謀者張聰知宋兵  
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  
持牒詔之不從先令水軍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  
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  
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

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賞征南功升職

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

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金史

王公玉

公玉字佚其名

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末爲左司

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抹撚盡忠不協左遷刺州

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喜易及佛老莊書

歸潛志

冀禹錫字京父利州龍山人

案遼金地理志惠州下並無龍山縣志言惠州當是利州之誤

謹改

正 幼聰敏絕倫工詩文寫畫亦勁健可喜弱冠

歸潛志

登崇

慶二年進士第

中州集

入仕以能稱初主沈邱簿以年少喜交

遊飲酒

歸潛志

與縣令不相能及合以贓敗疑禹錫發之遂賂

權要誣禹錫以賓客依託之事坐廢十年朝臣薦其才者積

數十人終為銓曹所礙居襄邑部使者起之攝旁近主簿案

潛志云再調考所至有父母之愛農司治許昌又為主事區

柘二城皆主簿處餽餉上下千餘里不露聲迹而條畫次第皆具雖鱗雜米

鹽若不足經意者問之即應如指諸掌一時老吏多自以為

不及也正大中中州集蒙昭雪得扶風丞歸潛志召補省掾不就

歸德受兵禹錫為經歷官守禦之策一府倚重之車駕至授

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官努之變家人勸禹錫羸服

免不從賊入禁中投水死案歸潛志云與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二中州集

元好問冀京父詩先公藻鑑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峯不見

連城沽玉壁蚤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

耿耿曾欲弔南雲無覓李經字天英大定人中州集歸潛志金少有異才入太學肄

業李純甫見其詩曰今世太白也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

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

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

刻苦喜出奇論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自號無塵道人

歸潛志

李之純送李經詩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

秋空怒如快獸拔枯松更著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

昂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勃敵相既已錚錚二豪

同軍又連衡屏山真欲樹降旌不意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

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原不死時借奇兵攻二

子縱飲高歌燕市中相視一笑生春風人憎鬼妬愁天公徑

奪吾弟還遼東短周醉別默無語髯張亦作衝冠怒阿經老

淚如秋雨只有屏山拔劍舞拔劍舞擊劍歌人非麋鹿將如

何秋天萬里一明月西風吹夢飛關河此心耿耿軒轅鏡

底用兒女肩相摩有智無智三十里肩隄之間見吾弟

劉海興州人舉進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國難

元史劉濟傳

永平府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

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闔門祇候謁告省親於

白晝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  
進乃自柳城涉沙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不知遼主所  
向遂還柳城及羅索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爲六  
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素聞興祥  
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護視太子轉右宣徽使  
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  
興祥辭謝海陵善之遷濟南尹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  
太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  
封中國公起爲定武軍節度使世宗卽位興祥來見於平州  
世宗嘉其誠款以爲祕書監復爲左宣徽使詔罷修神龍殿  
涼位工役久之以其孫珣爲闔門祇候大定十五年帝幸安  
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謁於良鄉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

於官

金史

李杭樂亭人天會初舉進士時平灤兵甫定民未知學杭擇

地建文廟行釋奠禮以振興學校維持風俗為已任仕至州

刺史有聲於時

樂亭縣志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二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

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敏行白

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躬親巡邏民遂

安業轉高平令縣城圯失修盜至縣鎮莫能禦敏行出已俸

繕治賊不敢犯九遷為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金史

王信字思立灤州人鄉試薦不第天會三年以戶部從元帥

屢戰有功皇統五年特授信武將軍歷授振威宣威廣威鎮

國上將軍開國侯大定十三年卒

灤州志

李元璋字寶臣灤州人詞賦進士元道之弟

案樂亭縣志元道其先定州人

五代時徙馬城縣舉進士仕至節度判官少穎悟數千言一覽成誦未弱冠登正

隆元年律科上第任西北路招討知法有能名升左三品校

法歷石城主簿豐潤縣丞夏津令泰和間訪山東吏材能者

元璋為第一章宗特旨宣問元璋奏正綱紀近忠直遠邪佞

數事帝嘉納之擢吏部尚書官至少中大夫上護軍府隴西

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元璋事父

母甚謹公餘拱立父側命退乃退溫清覲省曲盡其禮鄉邦

稱之

永平府志

張僅言幼名元努平州義豐人覺之子宣望攻下平人僅言

在襁褓間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其鄰韓夫人甚愛之年

數歲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

遂使主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  
江淮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進  
世宗卽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  
言與禮部尙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古岱御院通進劉  
玠發遣六宮百司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尙食  
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  
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僅言無不  
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金匿之事覺法  
當死僅言責取其物釋其罪尋兼祇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  
籍監祇應司如故護作太甯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  
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諸職  
如故嘗欲以爲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及得疾



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帝深惜之贈輔國上將軍

金史

張行中字信輔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王紹朝胡沙虎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弒逆自爲太師尙書令澤王行中時爲禮部尙書人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鑑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宣宗卽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

焉

大金國志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未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閒所題詩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

容巢由爲外臣乎帝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泰和二年

卒年八十五

金史

張守謙樂亭人

志言貞祐間人

善屬文隱居不仕有古逸民風自號

天倪老人裴宗智號秀巖居士明昌間人善書篆

樂亭縣志

鮮于仲權其先遼東人遠祖輔仕魏任漁陽太守有功封亭

侯子孫遂家漁陽北平間仲權世居樂亭少博學工古文詞

登明昌間進士先是文廟剏自天會無鬻舍仲權謀鼎建之

邑之人物始盛仲權爲人重道德有節概弟仲畢官昭信校

尉

樂亭縣志

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止名粹平州人系出遼世衣冠

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

中州集

然與世疎闊不事舉業

甘水

仙源錄

正大未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襄陽破

隻身北歸寄食燕中

中州集

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

子禮居長春宮之萃元堂年四十餘無病而卒元粹性恬澹

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

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有陶韋之風人稱為恕

齋先生

甘水仙源錄

郝經太極書院記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

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

又袁子正詩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尤生長鯨萬里朔風急獨鶴一天秋月明擬

見斯文還太極遠收浩氣返元精世無程邵知音少雲黯燕山恨不平 淄川楊叔能挽詩匹婦主中饋雖貧生理存五

言造平淡隻卧温黃昏漫下陳蕃榻虛沽文舉樽北平家世絕銜恨入荒原

謹案甘水仙源錄王子正癸卯九月無病而逝不浹旬見

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為欵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

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人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

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書見夢之詩白於真常真常曰

子正仙矣聞者異之事近誕謹識於此

吉士寬南漢太守格之後五代徙居灤州事親最孝富而好

施贈昭勇大將軍

灤州志

河間府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

中州集作樂壽人

幼孤能自刻苦讀書

善屬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

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為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

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帝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徙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薦

於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仲顯繼上章稱其立已純正宜加顯

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

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

者有所用故民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  
困苦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帝然之明  
昌四年春帝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  
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  
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  
幸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  
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宄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  
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  
年卒年七十七諡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  
故爲時人所稱云

金史

趙承元字善長先世汴人兵火間寓旅河間遂占籍焉大定  
十三年詞賦第一人除應奉翰林學士兼曹王府文學以疎

俊少檢得罪王府貶廢久之遇赦量敘卒於臨洮

中州集

圖克坦公弼

原作徒單公弼

本名錫林

原作錫烈

河北東路算卓和明安

人父富均努

原作府君奴

尙燕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

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尙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

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

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

避去公弼不爲動除濱州刺史再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

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

士從戎民亦疲敝可緩征以紓民朝廷從之大定初知大興

府事讞武清盜疑有冤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

右丞轉左丞至甯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

丞相罷知中山府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改知河中

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與定王

年卒諡恪愿

金史

烏庫哩榮祖

原作烏古論榮祖

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

官補尙書省令史除都轉運都句判官轉宏文校理升中都

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

部員外郎甯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力戰死之贈武安軍

節度使賜諡毅勇

金史

許古字道真安仁子登明昌五年

中州集作承安中進士

詞賦進士第

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

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

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為深

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

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顛望朝廷整訓師徒爲  
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旣棄  
其恆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  
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  
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  
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費摩得仁工部尙書孫  
德淵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起復而任之必能  
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  
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  
惜況此者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  
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尙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回



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並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尙能使之出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嫻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蘇爾坦昭義節度使必喇阿魯岱或忠勤勇

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

旣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

乞命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

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

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

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卽授爲府長官州縣亦如之

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

人彼旣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

但爲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

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

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尙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

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

卽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爲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敕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付尙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尙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穆延呼喇勒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法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己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閱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

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  
爲下者將曰彼旣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  
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  
幸甚帝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  
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尙書省集百官議古上  
言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  
閩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  
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  
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  
且開其歸路彼旣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  
帝以示尙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  
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帝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

獲僞檄詞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特預議者十餘人雖小有異而大略則一旣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帝善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爲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勸懲無所施矣又以朝廷欲舉兵伐宋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

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邱審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不可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乃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迹以吾無掣肘故也河

南旣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  
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帝是之命古草  
議和牒文旣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  
遂不用監察御史鈕祜祿蘇卜實劾權貨司同提舉毛端卿  
貪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蘇卜實以聞  
削官免殿三年正月尙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帝曰  
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趨召之復拜左補

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都伯嘉努

原作溫敦  
百家奴

及刑部侍郎鄂屯哈斯罕

原作奧屯  
胡撒合

徙吉州之民

於丹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伯嘉努諭以天子恐傷  
百姓之意且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  
強也乃諫入州署索伯嘉努殺之哈斯罕畏禍矯循衆情與

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舁導擁歡呼拜謝而去既還召古與

監察御史赫舍哩德倫

原作紇石烈鐵論

鞫之諭曰伯嘉努之死皆

哈斯罕所賣也其閱實以聞鄂屯哈斯罕既下獄帝怒甚亟

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哈斯罕自縊死有司

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

案歸潛志許古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古

上章劾之帝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琪所中貶鳳翔幕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提舉南京權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無楚兩雄難並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親白楊拱同氣紫荊枯貧無孟光春醉無驥子扶唯有忠義名可與天壤俱蓋欲堅其初志也聞者竦然

哀宗初即位召為補闕俄遷左司諫

中州集作右司諫

未幾致仕

趙秉

文制詞云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於田里退位之間趨之於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



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戡之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最爲世上之仙神武挂冠不負山中之相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勉終晚節益介壽琪

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閒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

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

卒年七十四

金史

古自號錦江漁隱

據李俊民題許司諫醉吟澤州李俊民題許道

真徵復圖君不見退休綠野平淮相靈臺不許丹青狀又不見五湖歸去鷗夷漿越人爭鑄黃金像功成身退天之道道直天憐去官早鹽梅須借築巖人羽翼重來採芝老袖中諫草力回天害除利興車載懸何憂不識荊州面圖畫如今處

處傳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

金史

張開景州人至甯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爲固守累功遙

授同知青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四年率所部復取

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宣撫司留付空名宣敕

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青州乞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賜姓完顏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羸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元年遙授澤州刺史二年遙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遷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爲治十月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遙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

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  
詔復以涉縣爲崇州從開請也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  
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旣而潞州危急開乞升澤沁二州爲  
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義尖寨  
衆亂逐招撫使康瑋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  
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遷  
葛伯寨各自保守臣領孤軍內無儲待外無應援臣不敢避  
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開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  
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爲西面  
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於白公廟時哀  
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  
爲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恆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

山遣人閒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靳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  
佐得報皆不敢白開聞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  
與諸將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爲請祈二萬而得二千  
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  
之衝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  
愈孤以至於敗

金史

麻九疇

歸潛志云  
初名文純

字知幾莫州人

中州集  
潛志俱作

易州人

三歲識

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  
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甯懼父耶  
帝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鄆蔡閒入遂平  
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  
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學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

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黜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帝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及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徑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鄆城天興元年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

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

金史

九疇耿介清苦雖居貧

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

歸潛志

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

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

金史

嘗作透光鏡

篆韻詩人爭傳寫

歸潛志

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

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者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

名也

金史 趙秉文答麻知幾書云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既勤

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

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沈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

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言嗷嗷爭為毀訾

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

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事者哉

僕少時應舉被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

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平生孤苦百

狀有求驚得鳴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

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

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

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聰明少

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尙何

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

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南遷若與死生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緝綴聲律為學趨時乾沒為賢能留心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耶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答有

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耳也因論聖賢之分爲忠誠  
爲謹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  
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  
言如達摩談道如莊生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  
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  
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  
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於釋老二家  
勿謂秦無人間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  
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  
爲此喋喋亦期有以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梁子直獻縣人恬退不仕慕陶淵明之爲人家故豪於資棄  
弗顧闢城東作成趣園嘯詠其中聲華泊如也一時黨懷英

張昌祚輩各爲賦詩名俊之士過其廬者多禮敬之

獻縣志

齊礪字公望任邱人除禮義院大樂丞出爲於潛縣宰道洽

政治以李安世薦知許州善政多端

任邱縣志

王喜任邱人金末爲監軍隸職景州金亡復還任邱

齊伯顏字士元任邱人累官中順大夫泰州尹著有人定編

制四卷 俱同上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士人往往  
 團結為兵或為羣盜道潤有勇略能得眾心累戰有功略定  
 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宣宗召問河南轉運使王擴擴對曰  
 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眾有功因而羈縻使自為  
 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眾何不可為於是除道潤宣武  
 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遷懷一大將軍同知  
 中山府事再閱月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  
 府事頃之加中郡留守兼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  
 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臣遣總  
 領張子明招降蠡州通吉齊勤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  
 伊喇特爾格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臣將提兵問



罪重以特爾格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  
罪特爾格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宰相奏二人不協不可  
相統屬完顏寓行元帥府事以和韓之初道潤與順天軍節  
度使李琛不相能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  
及弟明等奏琛以衆叛琛亦奏道潤與潞州提控烏林阿烏  
登日謀侵害殺臣兄弟將爲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  
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乃遣官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  
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廷議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  
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士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  
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吞併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  
使之然也以後嚴爲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詔道潤與伊  
喇特爾格合兵撫定河北旣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

賈瑀詐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張柔  
因攻賈瑀殺之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金史

天津府

榮楫滄州人明昌二年出粟七百石錢三百貫柴三千束賑

饑民詔補以官仍正班敘滄州志

師安石字子安

歸潛志作仲安

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改焉承安

五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尙義補尙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

留守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託安石使赴

行在聞道走汴以聞帝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

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上章言

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

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主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

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伺其  
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乞令有司  
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厚其接遇擇有心  
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  
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九月坐劾英  
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哀宗卽位擢爲同簽樞密院事  
正大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尙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尙  
書右丞歸潛志言安石遭驟用既居位人望頗減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  
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帝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  
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  
遭摧折疽發腦而死帝甚悼惜之金史

陳奇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官右司諫遇事輒言無

少隱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

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

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泣涕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持嘉

喀齊喀等沮之策不行識者惜焉

金史

田紫芝字德秀滄州人父齊以廕爲部掾紫芝少孤養於外

家定襄趙氏

中州集 案續夷堅志云紫芝生數月鄰媪見之

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亡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瘡口痕宛然可以證前身矣

六七

歲知屬文一覽萬言

續夷堅志

年十三外祖命賦麗華引語意警

絕人謂李長吉復生年二十讀經傳子史幾徧爲人疏俊而

以蘊藉見稱與同郡王元卿齊名貞祐初避兵臺山倉卒遇

害年二十四士論惜之

中州集

王昌齡字顯之滄州人幼負奇節貞祐初累以才幹辟陳州

防禦推官正大末

案滄州志據至大二字誤收入元考金貞祐初至元至大未已入十餘年統前後計

之當不下百有餘歲則至大為正大之訛無疑謹改正復起為參議正定五路萬戶府

事數立戰功留守光州撫新附安反側改守衛州興學勸農

兵民晏然卒葬汲縣衛人立祠祀之子復字子初有器量通

經史少從父參議軍府事父沒又代領州事進朝議大夫累

遷行御史中丞

滄州志

時戢字天保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為人奴後讀書為學第進

士南渡為監察御史歷清要致仕卒為人純厚好學多讀易

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菴

歸潛志

正定府

楊伯雄字希雲藁城人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其父

邱行在幕府伯雄來省海陵見而器之久之調韓州軍事判

官有二盜詐稱賈犯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取伯雄伯雄覺其詐執而詰之並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屬使時至其第伯雄不往他日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位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問治道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明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耶對曰徒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固問乃曰臣家有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

改容夏日與登瑞雲樓納涼命賦詩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  
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  
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父憂起復翰林待  
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  
居注如故皇子舒蘇鄂博薨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海陵議  
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  
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母憂起復少詹事  
兄子蟠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  
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  
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帝曰  
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道遂以太子詹事兼諫  
議六年帝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諫不聽至涼陘果

有疎虞帝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帝嘗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對曰魏徵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帝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甚多後官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諡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字宗之父邱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



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  
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羣盜  
蜂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  
伯仁字安道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焉天性孝友讀書  
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  
奉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趨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  
陵解衣賜之海陵射鳥伯仁獻獲鳥詩以諷父憂起復賜金  
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  
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  
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  
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  
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

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母喪服  
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  
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橫恣莫可制伯仁窮竟渠黨四境  
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冤狀館陶人爲立祠府尹荆王文坐  
贓削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費摩子甯及伯仁判官實訥皆  
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  
度使三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  
諭德除濱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  
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弊遂止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  
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  
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帝  
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

伯仁而已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帝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感疾還中都明年

卒

金史

蔡珪字正甫真定人丞相松年

見雜傳

之子

歸潛志

七歲賦菊詩

語意驚人

大金國志

天德三年進士第

歸潛志

大金國志

除澄

州軍士判官遷三河主簿

金史

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

來鼎鐘彝器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

類官

大金國志

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戶部

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為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

金史

稽古右

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

大金國志

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

海陵廣京城圍墓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

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墳其東墓之

輅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輅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  
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乃兩燕王墓辨據葬  
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坐監臨姦事求  
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  
等以屬鞫問官御史臺典史李仲柔仲柔發之詞連及珪笞  
四十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修撰遷禮部郎中  
封真定縣男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  
謝珪獨不能入見乃致仕尋卒

案大金國志云  
出守濰州道卒

珪之文有補

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  
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

卷金

謹案歸潛志云珪嘗爲省都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羽

檄皆出其手爲文條暢有法文字多散失不傳周昂嘗云  
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中州集  
亦云金朝文派正傳之宗斷自正甫黨竹谿次之趙閒閒  
又次之又有續歐陽集錄金石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  
十卷燕王墓辨一卷傳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師事玄真先生褚承亮  
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昂年二十一

金史作  
年二十

四擢第調南和主簿有異政遷良鄉令人拜監察御史路鐸  
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作謗訕停銓久之起爲龍州都軍以  
邊功復召爲三司判官大安軍興權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  
虛學於昂教之日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  
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

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

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豈文之

正哉

昂初有常山集喪亂後不復見若虛能記三百餘首因得傳之

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

正文筆高雅以杜子美韓退之為法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

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南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

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逃走上

谷衆欲徑歸昂獨以為不可城陷後死於難從子嗣明

中州集

嗣明字晦之短小精悍有古俠士風

案歸潛志云嗣明長於議論自號放翁李純甫

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

年未三十交遊半天下識高志大談論皆

中節作詩喜簡澹樂府尤溫麗最長於義理之學下筆數千

言初不見其所從來試於府與禮部俱第一嘗謂學不至邵

康節程伊川非儒者也擢第主涑水簿從其叔北征得還而

不忍去同死於難

中州集

趙鼎字德新欒城人大定十六年進士喜作詩爲李純甫所知仕至西京路轉運使子中立字正卿第進士文譽甚著

中州集

李適字平父欒城人祖父業醫適傳其學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甯當以人命試吾術卽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卽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藁城丞吏畏民愛縣多盜制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績升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母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度西山得美泉籍丁爲渠不兩旬而成父老立石紀德入爲尙書省令史終更

授大興府推官

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

時賊臣呼沙呼知府事賣權恃

勢奴視同列通每以公事相可否絲毫不稍貸又摘其陰事

數十條欲發之虎聲勢焰焰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以非罪

誣之幾不測

中州集

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不一歲遷

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

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祕書省校書郎至甯元年春遷

同知靖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通以邠城頽圯為憂

謀之州將為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

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

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呼沙呼

弒逆通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

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

自號寄菴先生

中州集

通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



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為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

里社將二十年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為人字畫得於蘇黃

之間

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

工畫山水龍虎亦入神品

中州集

至於星歷

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年六十七卒

臨終預尅死期戒家

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

子三人曰

澈曰治

治見雜傳

曰滋

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詩寄菴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畫絕儒

李純甫贈李遜

術吏事更精研只向官途如許拙

鈕祜祿守愚

原作汝奚烈守愚

字仲晦本名和掄克們

原作胡里改門

真定

府路烏濟赫

原作吾真兒

明安人六歲知讀書既亂或謂食肉昏

神識乃戒不食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

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

改宏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

擾境內守愚下車皆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  
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  
其奴告臨沂人冒地先給賞官鑑後徵於民積三百萬守愚  
列其冤狀聞於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於石  
改祕書郎母喪勺水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太常寺  
勸農司交辟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永定  
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爲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  
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  
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  
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  
撫司事安撫完顏弼重其爲人每月吝而後行未幾有疾三  
年卒守愚爲人忠實無華孜孜於公蓋天性然也

金史

赫舍哩德

原作紇石烈德

字廣之真定路珊沁明安人明昌二年進

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厥次令補尙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肇州升武興軍德爲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浚濠增障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奔伏甲兵旁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布希萬努逼上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卻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於宿州四年遷工部尙書明年召還中都卒

金史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穎悟絕倫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金史少

日師其舅周昂盡傳其學

一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

擢承安二年經義進

士調鄜州錄事厯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

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

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正大初章

宗宣宗實錄成

案歸潛志正大中王若虛在史院領史事雷淵為應奉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文體

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

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

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竄雷

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

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

日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與法繩之也 遷

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翟奕輩請為建

功德碑召若虛為文時奕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

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埽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與好問張信之爲之旣成以示若虛乃其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憇萃美亭顧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同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

卷淳南遺老集若干卷傳世

金史 元好問別王使君文從之詩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

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生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李著字彥明真定人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

尙玄言承安二年經義第一人在翰林七年出副定州召爲

戶部員外郎坐大中黨事謫臨洮府判官量移西京路按察

司判官遷彰德府治中城再陷避於塔上兵人招降大罵不

從掘塔倒而死

中州集

馮璧字叔獻

中州集云一字天粹

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

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

奏留校祕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數十

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民殊苦之璧白

漕司即日放散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伐蜀行部檄

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及攻散關兵多殺獲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卽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璧宣朝旨慰遣之還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尙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轉太學博士至甯初呼沙呼弒逆遂去官宣宗南遷璧避兵東方出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攝監察御史汰逐之案劾總領薩哈琿冒券四百餘口詔杖殺之所至爭自首滅幾及

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蘇爾坦軍於

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温懼不知所為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

屯衛州餘眾叛入太行詔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

將喻以大義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改大理丞與臺

官行關中劾奏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奸賊自是

權貴側目四年

案本傳言宋人拒使在於淮上遣兵南伐宣宗本紀及交聘表貞祐四年皆書宋遣使來

賀並無拒使淮上之事惟本紀載興定元年正月宋遣使來賀至四月以宋歲幣不至經略南邊敗宋兵於信陽此處四

年或係興定元年之訛又下文重言四年 遷刑部郎中所記必有舛誤謹仍其舊 伐宋詔東京總帥

赫舍哩約赫德攻盱眙約赫德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

大掠無功而歸行省奏約赫德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

案元史本紀及約赫德本傳皆載興定二年破宋兵於盱眙無遣馮璧按問事今傳中乃云無功而歸詔璧鞫問云云與

帝紀及約赫德傳 璧馳入其軍易以他帥下約赫德於獄兵

互異疑有訛誤



士譁謀璧怒責曰元帥以兵抗制使豈待罪之禮耶約赫德  
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  
擬以間時議壯之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兼治書侍御史詔  
問時務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  
公廉以檢吏屯戍革廢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  
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時  
東方饑饉盜賊並起詔御史道遠從完顏伯嘉宣慰河南道  
遠發永城令簿奸賊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又  
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河朔叛軍有  
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呼圖克們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人不  
爲備一日紅衲數百連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鞠之璧以  
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右法當斬或言

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

徒結怨權貴何益耶璧歎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

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

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郎烏新審理冤獄時河中

帥阿固岱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獄待報官僚

承望風旨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

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

民膏血為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

法無用矣竟論死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

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金史歸嵩山結茅玉峯下自

號松菴與山僧野客作鬪蘭會歸潛志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

又數年卒案遺山集內翰馮公神道碑云年七十有九金史璧

以庚子七月十四日終於家

嚴毅整肅望之儼然詩字爲一時所稱文章工於四六尺牘  
爲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與韓玉高廷玉善雷淵冀

禹錫王渥皆從之游子渭以孝聞

歸潛志 元好問贈馮璧詩者舊如公可得親爭教

晚節傍風塵青氍毹去故家盡白帽歸來時事新扶路不妨  
驢失脚守關尤覺虎憎人只應有似松菴日時醉中山麩米

春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隨風雨盡  
柏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渠有幾清廟朱絃誰與期見說

常山好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烏庫哩慶壽河北西路明安人由扎布

原作知把

書畫充奉御除

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

年遷本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

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匡出唐

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八千攻下棗陽頃之匡軍次

白虎粒遣都統完顏諳達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

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遜去  
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  
襄陽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帝嘉之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  
點如故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  
割隸許州爲便尙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  
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  
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  
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卽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  
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  
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隸州防禦使興  
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  
五階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閔月

知大興府事未行政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

德府事三年中都圍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

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

中都失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

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宣宗紀作左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

兵延安敗夏兵於安塞堡戰於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

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薩布經略伐宋敗宋兵於泥河灣石

濠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

兵七千於樊城縣以軍士多被傷奏不實詔有司鞠問已而

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金史

赫舍哩鶴壽原作紇不烈鶴壽河北西路珊沁原作山春明安人性淳質

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襄信縣副巡檢六

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於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城上斬三百餘級遲明宋人解去鶴壽奔追至陳塞而還已而復取宋兵所據新蔡新息褒信三縣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於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淞二州及盱眙軍還進九宮遷同知息州軍事改萬甯宮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尙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宜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甯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於蘭陵石城堠尋遙授同知武甯軍節度副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

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遙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遙授  
睢州刺史二年改棗陽三敗宋兵改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三  
年奪宋石渠寨決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遙  
授汝陽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  
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日出搏戰宋兵焚營  
去鶴壽被創遣招撫副使珠格伊埒圖追及之奪其俘而還  
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遙  
授武勝軍節度使母憂以本官復行元帥府於鄜州五年閏  
十二月鄜州破案續通志云原作十月案本紀是年十月鶴  
壽始以許州元帥將戍卒分屯潼關至閏十  
二月死於鄜州鈕祜祿資  
祿傳所載亦同今據改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兵及之鶴  
壽據土山力戰死諡果勇金史

王權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大安元年進士第案歸潛志  
云與余先

子同輩進士今據金史劉從益傳補入 爲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

李純甫爲作狂真贊貞祐初北兵圍燕都河南府治中高廷

玉慨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主帥温迪罕福興福興憚之因

誣以有異志

據歸潛志高廷王傳補入

逮捕諸黨械權等赴洛獄考掠無

實會赦得免晚召入朝爲部尙當官俄辟爲縣令未赴家魯

山爲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

歸潛志

趙興嗣一名慤沃州贊皇人先世爲金右族以武略聞於上

歷官節度使威勝將軍死節諡忠愍子良貴守太原與弟良

材俱死於難

正定府志

劉遇字鼎臣真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少與王若虛周嗣明

遊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爲國史院書寫已而擢第應奉翰林

後出爲鄜州帥府經歷官遇害

歸潛志



趙輔之贊皇人有膽略天興末爲右都監死節

正定府志

### 順德府

郭宣道字德明邢州人系出衣冠家有老成風貞祐中客南

陽定興張履罷鄧州觀察閒居縣之石橋見宣道愛之招致

門下飲食教督委曲周備遂有聲場屋閒正大末沒兵中

州

王德元字仲元邢州人舉經童既授官又從常山周嗣明學

壬辰避兵於許許人師事者數十百人爲人豈弟敦厚與人

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死歲時往撫其家如生

存至元甲戌卒年八十許人立祠於學祀之

虞集撰  
祠堂記

### 廣平府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金人下河北爲軍

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置館門下使與其子同處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語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院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督教不倦士子聚居者常百數爲河朔學校之冠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眞定燕於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之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歲取民錢五千餘萬爲雇直其人皆市

井無賴名爲迹盜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旣而有飛語  
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  
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撰遷  
禮部郎中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朝堂  
礪獨不跪海陵問故礪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  
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母憂去官起爲宋國  
歲元副使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尙書扈從至汴得疾卒年五  
十五

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洛州人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  
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捕殺劇賊王乙一境遂安時  
大軍後野多枯斨驛舍有遺櫬悉爲葬之遷縣上令補尙書  
省令史右相唐古額爾袞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

襍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尙書省都事

初師中爲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呼喇不公事及呼喇以罪

誅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

年選爲陝西路提刑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

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

自代尙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

以平章瓜爾佳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言宗肅近以賊罪

鞠於有司獄未竟不宜改除帝納其言命復送有司四年帝

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鈕祜祿遵古

諫曰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

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克巴噶食

暴強悍深爲可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

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蠶薑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  
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物足以閱習武事何  
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  
哉帝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爲沴明詔罪已求言  
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  
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  
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濠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  
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台者口以萬數舊  
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復  
有如曩年殺太尉馬毀太尉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  
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  
今爲必里克巴噶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

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  
又北方有赤色暹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  
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  
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  
上書論諫是日帝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卽從其奏尋爲宋  
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五年帝復入景明宮  
師中及臺諫官各上書極諫皆不報戶部尙書馬琪表舉自  
代擢吏部尙書初監察御史富拉塔等糾彈完顏守貞數事  
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  
及守貞以罪斥師中左遷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  
史大夫命與禮部尙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  
政事進尙書左丞他日奏事帝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

案續通志

云中州集載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有楊國忠之  
權德州教授田庭方上書言近臣怙寵道陵願謂紹祖日近  
臣怙寵者為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倒笏指之日莫言小  
非謂喜兒之屬否上領之本傳祇云姬端修所載互異言小

人在側果誰與師中日應謂李喜兒輩帝默然師中通古今

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日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

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

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還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

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

年卒年七十四諡文定金史有漳川集傳於家師中性通達疏

財尚義平居樂易臨事剛決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藉

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

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以子廕奏與其姪帝義之以

其姪為筆硯承奉金史內翰王彥潛師中師事之而與同榜同

科彥潛沒後待其子恩禮殷重不減骨肉人尤稱之

中州集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

歸潛志

磁州滏陽人幼穎悟讀書若

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

再遷唐山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甸判官明昌

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

罷宗室守貞可大用

金史

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

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

元好問閑閑公墓銘

案歸潛志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章宗

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讒閒頗厭怒路侍御鐸周戶

部昂王修撰庭筠皆以趙閑閑事謫絀每日措大輩止好議

論人故泰和三年御試帝自出題日日合天統以困諸進士

止取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文由外官為王庭

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帝

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為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

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帝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

人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

士大夫議論如此時帝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嚮



持國詔諛驟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按索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鱗鱗舞日落鴟梟嘯未須發三歎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聞帝怒曰此正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於帝曰古之人臣亦有擬爲龍爲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入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無他於是帝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爲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謝焉大爲昂母所詬詬秉文但曰前生冤業也故人爲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甯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爲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黜公獨擁朱幡蓋訐其舊事也

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帝顧謂宰相張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受聞其人有才藻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

月出爲甯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秉文一

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迹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振全活甚衆

大安初北兵南嚮議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列營

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

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

救者也衛王不能用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

林修撰金史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奏言歲八

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妄及期王果出居衛邸元好

問閩閑公墓銘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

都二導河三封建金史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

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

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

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建  
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  
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  
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相救之禍喻如秦銷  
鋒鑄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令腹內州軍不置櫓  
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  
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  
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  
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  
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

元好問閑  
閣公墓銘朝

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  
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

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  
祿爲無用之人帝曰秉文志固可尙然卿宿儒當在左右不  
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  
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爲宜立回易  
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  
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興定元年轉侍講學士拜禮部  
尙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  
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  
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  
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黜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  
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  
一舉人遂大喧噪慙於臺省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

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尙書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帝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帝嘉納焉哀宗卽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帝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詞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詔天興改元

案續通志云哀宗紀天興元年注云是歲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

月又改元天興秉文草詔以三月則非開興可知原文誤今改正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

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

案歸潛志作年七十三誤

積官至資

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閒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

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

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

說一卷楊子發微一卷太元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

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

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湓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

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居七言長詩筆勢縱放

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金史五言古詩

沈鬱頓挫似阮籍真古簡淡似陶潛字畫則魏晉以來風調

元好問閑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

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與人

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

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

語自污人亦以為秉文之恨云

金史案歸潛志云秉文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

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

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甯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疏曠無

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

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麤衣糲食不恤也又云閑閑以

文字名一世於吏事非所長與定初尤虎高琪為相惡士大

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

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

豈當箠耶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其後高

琪誅詔適當公筆首日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

不睦之刑何迷會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又

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碑轟薦福雷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人傳以爲笑談又云趙閑閑本喜佛學然謂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湓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莫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元好問趙閑閑真贊二首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并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殿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旣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蹇然

王礪字逸賓臨洛人博學能文不就科舉家無甌石儲未嘗介意明昌中以馬惠迪薦爲鹿邑主簿未幾乞歸其詩爲明



昌詞人雅制中七人之一 雍正志

王彧字子文洛州人承安中進士資剛決不可犯為尙書省

掾知管差除與郎官相可否即棄官去往來登封盧氏山中

中州集 剪髮為頭陀 歸潛志 改名知非字無咎自號照了居士居

二十年布衣蔬食自若也為文工於四六詩亦有功既學佛

作決定歌禪家以為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 中州集 當世號

王隱居名甚高十餘年忽歸其家與妻子如舊妻死再娶 歸潛志

志 正大壬辰參知政事宗室思烈行臺洛陽以知非有重名

力致之使參議臺事城陷不知所終子升卿有賦聲早卒 中州集

集

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以舌舐母目愈旬能視母

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

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邱木間廬於

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金史

潘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吏部主事遷翰林修  
撰後病風疾卒為文條暢有法宣宗哀冊玉冊皆其筆也

歸潛志

志

王禧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金未入財佐

軍興補進義副尉元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

軍費眾賴以免

雍正志

王某佚其名入呼曰王總管廣平人貌魁偉厚重寡言笑河

朔板蕩後艱阻備嘗不喜隨俗俯仰殫志於義理之學延師

教其子弟世以隱君子目之

廣平縣志

曹珏字子玉磁州滏陽人性穎悟幼如成人及就舉選有聲

場屋間以兩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珏厚重誠實  
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金篋而  
去者珏勒家人毋視事定其人復來封識宛然其廉介類如  
此正大末南京大司農楊公薦珏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  
使以厲風俗事聞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  
幼數千守一寨自保人有誣郭爲亂者珏爲便理之郭以無

罪復居襄陰十年尚書李仲臣爲起廟學以師席奉之州人

化其德文風爲之一變晚自號囂囂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

於家子二人長國器次汝弼國器字大用端愿有父風沒於

兵士論惜之

元好問撰墓表 元好問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詩澹水歡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義熙

留在陶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鱗腹見衰衣祝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鄰牆白版扉 又宏州贈曹

子玉詩云邱園舊憶詢幽仄裘褐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遺老歲寒松柏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杯俱眼明

來往襄陰從此始  
曠將歌笑慰平生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

列傳十八 金三

金

大名府

哈薩喇安禮

史公奕

烏凌阿奇珠

李國棟

毛伯朋

納哈塔富拉塔

納喇呼喇勒

張特立

烏凌阿興

李山

王汝梅

宣化府

沈璋

盧孝儉

梁肅

曹望之

程輝

牛德昌

王元節

弟元德  
孫國綱

魏子平

楊伯通

劉震亨

田琢

李純甫

畢資倫

靖安民

魏璠

侯進

弟慶

殷禮

魏琦

李潤

王革

口北三廳

伊喇子敬

鈕祜祿貞

吳僧格

伯特烏格

遵化州

王寂

盧庸

盧元

傅霖

子輔之

李磐

楊繪

蒙德厚

易州

敬嗣暉

任詢

田特秀

張廷玉

魏道明

何淵

李增

李宗源

冀州

路仲顯 子鐸

劉鐸

刁白

呂中孚

趙璧

趙州

李若初

劉仲尹

賈益謙

焦旭

張穀英

康錫

深州

張本

定州

石臯 子璠

李憇

劉煥

劉琢

侯策

王良

李之翰

劉昉

金

大名府

哈薩喇安禮

原作和速嘉安禮

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

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甯末為泰安州刺史貞祐

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遁或勸安禮去安禮曰我去城誰與

守忍避難負國家恩乎乃練團繕完為禦守計已而元兵至

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

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誰或妄以酒監

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諱為使之跪不屈遂以戈撞其胷殺



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貞堅

金史

史公奕字季宏

案歸潛志云字宏文趙秉文滏水集史少中碑亦稱曰季宏

大名人

臣宣和中擢第終潞州觀察副使公奕大定二十八年

再中博學宏詞科程文極典雅無繼之者累遷著作郎 林

修撰同知集賢院正大中充益政院官以直學士致仕年七

十三卒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

中州集

自號歲寒堂主

人

歸潛志

趙秉文稱其温厚謙退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學問

愈即而愈無窮其見重如此詩文號洹水集兵後失之子應

祖字企先孫彥忠

中州集

烏凌阿奇珠

原作烏林答乞住

大名路明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

累官補尙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

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

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扶餘路節度使未幾以罪  
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轉利州  
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  
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  
沒贈榮祿大夫參知政事以半俸給其家

金史

李國棟字厦卿南樂人明昌中登第爲汶上令拜監察御史  
彈劾不避權貴仕至陳州防禦使領大名府兵馬都總管

南樂縣志

毛伯朋

案陵川文集毛某字伯朋逸其名

大名人父大壯金初爲永平簿有

惠政人以佛稱伯朋資孝謹介然有守以名節自期明昌中  
承父任五爲監差皆以課最聞赴靈寶簿令有故去攝縣二  
年憲司以廉能舉之母喪去老幼遮道號泣攀送數十里不

絕繼丁父憂哀毀骨立大安初北鄙用兵授昌平軍資庫使  
貞祐間調潞州錄事待次於大名尹知其才幹檄監漕赴燕  
都時河朔震蕩道路多阻伯朋且戰且前糧饑竟達己亥城  
陷敵脅之降伯朋不爲屈曰余家薦食國祿無所圖報國危  
而死分也乃觸壁死之妻王氏同遇害子居謹明威將軍臨

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監居仁進武校尉通許

醋監北渡以名德被徵參陝右宣撫司事

郝經撰墓誌銘

納哈塔富拉塔

原作納合蒲刺都

大名路明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

大名教授除比陽令補尙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  
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  
涼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擊走之以功加遙授  
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爲節度使上言

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令藉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一二民安得不  
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  
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  
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爲戶部尙  
書時伐宋大捷富拉塔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  
諭說以尋舊盟若不從然後伐之疾讎怒頑易以成功朝廷  
不能用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  
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  
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鞏縣以壯  
黃河南岸及金鉤吊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俱當  
置兵防守詔下尙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

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

而死贈御史大夫金史

納喇呼喇勒原作納蘭 胡魯刺大名路博爾歡原作怕 魯歡明安人性醜

直寡言笑好漢書博通古今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

林文字被詔括牛於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

奴匿牛不以實聞械正其罪豪民懼無敢匿者使還襄稱其

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平章政事布薩

端舉廉能有文采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

議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民布薩素赫立私渡於

定陶間逃兵盜劫皆藉為囊橐呼喇勒捕治之窮竟其黨闔

郡肅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

使召為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

時兵興呼喇勒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備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烏新原作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於絳州金史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郡多國戚號難治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過將軍家佯言曰將軍宅甯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元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金史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師赫

舍哩約赫德

原作紇石  
烈牙兀解

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

見特立醕古不禮之責令治糗糧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

縣民爭輸於庭帥大奇之

元史

四年拜監察御史上言鑄厲二

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寇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

湔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

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

非才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尙書右丞延札舒

嚕

原作顏  
蓋石魯

遣其奴與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圖克坦烏

登

原作徒  
單兀典

諂事近習皆宜罷當路者忌其直陰思擠之會劾

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時平章政事博索犒軍陝西歸

楨等泣訴於道以不劾同席省掾王賓爲私且不實左遷邠

州軍事判官杖五十士論皆惜其去

金史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

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潛邸受王印首傳  
旨諭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  
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

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癸丑卒年七十五著有易集說歷年

係事記

元史 劉祁東明張特立詩云陵遷谷變海波翻築  
室渠能返故園夜雨對牀閒鍊句春風滿座共開尊

都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  
華萼出蓬門 元好問賀中庸老再被恩綸詩云萬古千秋

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終歸晚節  
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志發幽光季春羔雁秋風酒準

擬年年  
薦壽觴

烏凌阿興本名和卓

原作合住

大名路納琳必喇明安人充奉職

奉御尙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

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知

東平府事權宜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尙書上



言按察轉運司拘權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  
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  
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芻給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  
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曰兗  
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敕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  
清野保城下尙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  
並的決與素有司必督責趨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  
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拱衛直都指揮  
使復爲兵部尙書興定三年卒

金史

李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  
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爲小人所陷罷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爲

人重厚讀書工詩號松風老人

一作松峯老人  
歸潛志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  
仕性嗜書動有禮法人以法律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  
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常憫其貧時周之謝不受後不知

所終

金史

宣化府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學進士業天輔六年都古嚕訥  
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眾皆  
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  
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  
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眾爭趨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  
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  
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振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民頗安輯

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  
璋不從帥府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  
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  
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  
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去朝廷聞而  
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  
同知太原尹加尙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  
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降者皆被殺今恐誘而殺我  
獨得侍郎沈公一言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卽日降轉  
尙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  
爲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  
卒年六十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金史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尙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尙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期甚嚴迫孝儉易以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廣甯尹廣甯大饑民流亡失業乃借僧粟平其價市與貧民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旣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邱自縊死

金史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尙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分護役事攝大名

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百姓陷賊中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  
肅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言  
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遷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  
尹肅上書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  
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  
進士諸科門廕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  
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  
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宏羊始立  
權酤發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  
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  
停止不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  
帝御便殿召諫議大夫奚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伊

喇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閒籲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太重帝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幹罕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甯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百姓苦之朝廷敕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爲準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

案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九年遣肅視之還奏決河水

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爲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帝從之改大理卿尙輦局巴哩巴舒穆嚕河爾噶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爾噶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帝曰罪疑

爲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時東京久不治帝自擇肅爲同知  
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尙書上疏論臺官自  
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  
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帝嘉納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  
陽酒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  
坐列肆權酒酷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帝曰善改刑部  
尙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  
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  
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使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  
接國書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圖們富尼瑪入奏  
世宗大喜欲以肅爲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

還卽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帝乃止久之爲濟南尹上疏曰  
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  
之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  
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  
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  
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肅奏漢  
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卽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  
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帝曰善詔與護衛俱賜  
焉復奏言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  
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  
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  
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帝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



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日罷隨司通事二日罷酒稅司杓欄  
人三日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  
日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日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日量減鹽  
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日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日  
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帝曰趙氏養濟一事乃  
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肅又論正員官被  
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  
且不事其事乞於縣令中留十人備差無差正員官帝曰自  
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與  
宰相奏事既罷復跪而言曰四時政穢雖古禮聖人亦以爲  
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爲宗社自  
重天下之福也帝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

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  
資擬注不得人帝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  
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  
無敗事卽與節度使豈必循資哉帝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  
其政蹟善者升之如此可以得人肅曰誠如聖訓肅又論盜  
賊不息請無禁兵器帝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  
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無害帝曰朕將思之凡  
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三千兩副使半之幣  
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  
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  
十三年肅請老從之詔以其子汝翼爲闔門祇候二十八年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選充女  
真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府書令史補正  
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  
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  
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  
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久之除絳陽  
軍節度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詔望之買牛萬頭分給按春  
八明安徙居南京者薩巴反望之轉致甲仗八萬自潞州輸  
燕子城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代宋諸軍一日而至  
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斡罕望之主軍士給  
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剉草五十萬石帥府以捷入告  
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既而大軍

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鹽樂設官  
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其利無窮從之  
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可勝  
數三年帝以正隆兵興農桑失業明安穆昆屯田多不如法  
遣望之及魏子平李滌等分道勸農廉問職官減否望之還  
奏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惟禁用貼書還本  
部侍郎領覈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望之  
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鞠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  
輔問其事於大興少尹王全全具語其事御史臺劾奏劉公  
輔等泄獄情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  
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乃用陸運世宗責望之往治之  
太宗實錄成望之等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世宗以其不

忠出爲德州防禦使到官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  
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明安穆昆與百  
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  
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  
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籍姓名留爲佃戶州  
縣與明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  
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  
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  
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  
此以下品殺爲等差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  
後任俸三月其舉者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  
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

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

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敎吏部

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

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

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

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

多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

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真契丹人及縣令

丞簿中責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

入官籍數如邊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

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真人戶或撻野菜以濟艱食而

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

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  
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  
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關食給  
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給口支錢則公私兩便  
陝西正副宜如明安穆昆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  
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  
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  
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  
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  
七萬石小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  
稅入論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  
易之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頒印署白

簿使盡書之以俟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戶部尙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徵德基也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敕望之曰新宮中所須毋取於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京留守完顏古雲家期終而不遣尙書省下東京鞠治望之言古雲爲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治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世宗以望之急於見知涉躁進終於戶部尙書年五十六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尙書省令  
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  
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娶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  
以長錐刺僧與其婦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  
戶部尙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輝年雖老遇事敢言  
略無隱默朝廷嘉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易以他牲輝  
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古禮不可廢也二  
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尙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帝以  
地遠天寒憫使人勞苦欲卽南京受宋書輝奏外國使來必  
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託事效之何以爲辭世宗  
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  
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

之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  
 其敢言類如此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  
 輝辭以衰老而河防責重憂不勝任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  
 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  
 承安元年卒諡忠簡續通志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  
 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涼藥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輝書醫  
 非網事四字告之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慙人亦以此  
 為中其病云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  
 母教之學有勸以就廕者母以遺命不從中皇統二年進士  
 第調禁山簿遷萬全令屬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  
 昌到官即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

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廣甯太原尹贈中奉大夫全史

王元節

歸潛志作元郎

字子元宏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

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

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

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久之乃遷密州觀察判官

既罷卽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十餘卒有詩

集行於世弟元德孫國綱

全史

元德天資明敏讀書過目不忘

天德中登進士以文學政事名於時初爲管城縣令有惠愛

及民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累遷南京路提刑使以病

告歸晚好邵堯夫皇極經世書精卜筮射覆之術年六十八

卒有詩文四十卷

西甯縣志

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

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大定三年

案大定三年距開興七十年何以卒

年僅四十四則大定疑是大安之誤

試補尙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

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旨承應甚見寵異勒

留凡三考出爲同知中州事尋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

秩滿勒留再任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元軍

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廐馬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

中途遇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金史

魏子平字仲均宏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尙書

省令史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

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使還入見海陵方謀伐宋問江

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對曰江湖地卑溼夏服蕉葛猶

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卽位除戶部侍郎  
大定二年丞相布薩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  
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尙者六年復爲賀宋  
主生日使久之拜參知政事帝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  
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  
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  
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  
此民所以困也帝又問曰戊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  
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駸懦不可用以守戍請按物力多寡  
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  
實用無失職之患帝從之他日帝問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  
以上外在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

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祁州刺史色克滄州同知額哩頁易州同知額哩埒楚邱縣令劉春格以贓汙抵罪帝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帝問宰臣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旣而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帝使修起居注鈕祐祿額特埒召詰言邊事者皆無贊狀行至境上聞襄陽浮橋乃樵採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帝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也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起爲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

年卒於家

金史

楊伯通字吉甫宏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尙書省令史爲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表薦伯通廉幹尙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爲尙書省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累遷吏部尙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

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無實詔責鐸而慰諭伯

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尙書左丞致仕卒

金史

劉震亨字起潛順聖人生甫期識八卦字謂其父曰我父乾母曰我母坤故以震亨名之稍長能詩賦年二十三登明昌三年進士性冲澹喜文初爲太原校官日進諸生剖析疑義遷南宮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翰林學士趙秉文擬薦

館職會有忌者不果遷禮部郎中年四十卽累疏以病乞休  
帝素知其清苦詔有司以百金贖焉震亨居家孝友砥礪名  
節爲一時儒者所尊有風露集行世

西甯縣志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明昌五年進士調甯邊荏平主簿  
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尙書省  
令史貞祐二年北兵圍燕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鄉里義兵  
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略出山西琢  
與宏州刺史魏用有隙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要而  
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破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  
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  
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芬徹縛送中都元帥  
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



亂欲以擊就伐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爲管押者卽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詔從之琢至蔚州誅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爲上書以請從之琢復遣沈思忠宮楫招宏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八分屯蔚州頃之山西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嘉努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眞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琢欲陂陝西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

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臣幸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逮鞠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耕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係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謀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遊民衆乞明敕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於盡闢而後已官司圍

收勢家兼併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

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

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

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路轉運使

案歸潛志作兵

馬都總管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尙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

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擒之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

錫默重興據州叛襲濱州琢遣提控赫舍哩綽哈討平之遂

復二州李全據安邱琢遣總兵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

提控太府少監伯特完率政兵攻安邱敗焉琢奏伯特完本

相視山東山堦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

罪詔遣官鞫伯特完會赦而止旣而昌樂縣令珠格罕都

原作

大虎桓都臨朐縣令烏雅烏登

原作兀顏吾丁

福山縣令烏凌阿實嘉努

壽光縣巡檢赫舍哩綽哈破李全於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  
一階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堦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  
使圖克坦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去歲願王二嘗據  
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哈塔祿格前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  
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祿格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俟  
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可旣而莒州提控燕甯復沂  
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堦琢奏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圖克坦福  
定已老納哈塔祿格善治兵識近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  
祿格爲沂州總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通吉世顯能招集明  
安餘衆及義軍卻李全保濰州祿格破灰山堦沂境以安守  
兗州觀察判官梁昱嘗攝淄川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  
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

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  
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祿  
格遷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  
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治中張林兇險不逞  
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  
會於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卽率衆  
謀入府中琢倉猝與戰不勝行至章邱兵變東平行省蒙古  
剛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  
背卒

金史 趙秉文贈田琢從軍行云嚴風吹霜百草枯塞  
外馬肥思南驅長戈飛鳥不敢度扼胡嶺下行人無鉤

鈴一夕妖星過賊臣自掣居庸鎖藏金鄙鳩未厭深長安三  
日然臍火北兵數道下山東旌旗絳天海水紅北人歸來血  
飲馬中原無樹搖春風橐駝車載金帛城上官軍宜太息  
纍纍婦女過關頭回望都門心斷絕漢家公子嫁烏孫聖主  
重戰議和親北望一舍如天遠黃沙茫茫愁煞人田侯落落  
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河請以義軍相表

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滅侯莘卿子明又詩當一面禁  
中頗牧皆書生橫道俘屍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上書懔

慨請長纓臨風  
鐵翻空三歎

李純甫字之純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字

仲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愛左氏

春秋更爲經義學踰冠

歸潛志

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

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

金史

又喜談兵慨然有

經世志泰和南征兩上疏勝負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

翰林元兵起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高

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

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新

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爲

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

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卽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喜獎後進世號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癡陋而蟻蝨公侯語言蹇喫而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甯爲時所棄不爲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號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教數十萬言

歸潛志

以故爲名教所貶云

金史 歸潛志云李純甫平日喜佛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學至於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

糟粕貨吾糝糠粉澤口口刻畫老莊嘗論以爲宋伊川諸儒  
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  
此大爲諸儒所攻又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  
僧豈敢不學佛後病酒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徧身如金迄  
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人戲之曰子全字稚川中州集  
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爲丈六金身矣李純甫重  
修面壁菴記略云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  
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  
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  
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  
學者乃知佛卽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書中國無西  
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於明白處索元  
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誣爲怪誕  
詬爲邪淫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之而  
不覩目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  
宗乘泊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  
摩大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  
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  
色則不成宮商如有甲第非主人則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  
子孫徧天下多魁閣磊落之士碩大光明表裏可紀劇談高  
論徑造佛心漸於義學沙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  
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  
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注  
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



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論  
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  
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頃如  
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  
文章亦爲遊戲三昧此師之力也 元好問挽李屏山詩云  
世法拘人蝨處禪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  
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  
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談塵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  
禪諸儒久已同堅白博士真堪補太元孫况小疵良未害  
莊周陰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畢資倫縉山人泰和南征以傭僱從軍授進義副尉崇慶元  
年珠格高琪選爲鎮州防城軍千戶至甯元年元兵至鎮州  
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  
統統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都輩同隸一府屯鄭  
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布薩阿哈南征軍次  
梅林關不得過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  
幾何日止用所統足矣明日遲明出不意薄宋軍破之遂取

梅林阿哈軍得南行留提控王祿萬人守關不數日復為宋  
 兵奪據歸途阻塞阿哈復問誰能取者賞帥職資倫復出應  
 命以本軍再奪梅林軍還論功第一遙授領同知昌武軍節  
 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以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  
 叛將時青襲破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  
 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  
 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  
 曰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  
 池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邪青知無降意下盱眙  
 獄從宜伊喇楊格以死歸聞於朝時資倫子努爾原作牛兒年十  
 三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閣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  
 欲全活之轉囚於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

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哈塔邁珠已下北望哭拜謂  
之辭故主驅資倫旁觀之資倫見邁珠罵曰納哈塔邁珠國  
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髻鼻邪邁珠等不敢  
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  
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爾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  
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死宋人義之宣  
示四方仍議爲立祠

鎮江之囚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  
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日

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髯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  
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

傳聞不得其  
實云 金史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穆昆千戶總領  
萬戶都統皆歷苗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

史遙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遙授安武軍節度使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道潤死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奇嚙權中都路經略使道潤之衆不服願得安民代之三年分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奇嚙領之易州以西爲中都西路安民領之俱任經略使四年安民上書曰苗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西京路經略使劉鐸疾其功竟以陰謀賊害鐸又令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招撫楊德勝家口若鐸嘗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使劉璋詣南京自訴言安民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王彥暉等杖劉智元殺杜貴事廷議以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安民易水公以涿易安肅

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  
權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礮山復取檐車寨元兵  
圍安民所居山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  
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  
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續通志

魏璠字邦彥

金史

宏州順聖人

宣化府志

金史言魏璠

貞祐

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

三年進士補尙書省令史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  
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逼四方未聞有  
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呼沙呼可委仗宜遣人  
往論大計大臣不悅而止閱數年呼沙呼兵來援已無及帝  
悔焉天興二年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遣如鄧州招武仙入  
援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拊循招

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印給之以矯制

自劾帝嘉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餘眾保留山璠直趨仙所

宣諭之或讒璠圖仙仙怒欲殺之且引一吏與辯璠不為動

大言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奈何聽讒

邪之言欲以小吏直對邪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

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不

然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帝已

還歸德復遷蔡州

案金史武仙傳初保留山及敗於柳河乃立聖宗走歸德遣璠問道召之與

本傳敘次互異

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元世祖居潛邸聞璠名

徵至和林勸之仕以老疾辭問時務條陳便宜三十餘事舉

名士六十餘人以對多採用焉年七十卒賜諡靖肅

元史魏初傳

侯進縉山人世為金望族貞祐初元兵起帝徙汴進隨母李

氏寓宿州仕元帥府經歷累遷保靜軍節度副使後戰沒弟

慶仕為萬夫長與兄俱死於陣

延慶州志

殷禮宣德人性至孝鬻薪自給日求甘旨奉親貞祐中元兵

陷宣德下令盡殺老者禮伏其父於身下自以兩手據地引

頸就刃項腦中二刀幸不死尋以善舞被選行至蔚州聞父

死潛歸求屍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屍封

識之後以功得漢軍千戶子尙古尙質皆至顯官

雍正志

魏琦字民英宏州順聖人少工詞賦擢高第為鄆陽令有治

行南渡為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郎中以材幹稱貞

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歸潛志

李潤

懷來縣志作王潤

上谷甯人

案甯東漢縣幽州上谷郡今宣化縣西北小甯城志蓋本舊志書之

耳家貧性至孝母食乃食母寢乃寢母不悅自杖其足俟色

喜始退母疾革刲股肉進之而愈天興二年賜羊酒綿帛標

其里閭延慶州志

王革字德新宏州人中州集云一名著臨潢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歸潛志

交遊徧天下以廕補官六赴廷試賜出身調宜君簿中州集北

渡居雲內後遷雲中卒歸潛志年七十八中州集

口北三廳

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原作屋骨朵魯遼五院人曾祖巴

格原作霸哥同平章事父博囉原作拔魯淮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

遼主西走留博囉督輜重已而被掠博囉乃自髡逃於山林

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因修遼史辟為掾屬遼史

成除同知遼州事本廳舊自占民田州官歲取課數百貫主



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悉卻之秩滿郡人請留於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子敬獨不受及還入見海陵以子敬家貧不苟得甚嘉之凡同僚所取者皆沒入於官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同修國史時幹罕餘黨散居諸明安穆昆中詔子敬往撫之令勿相害使還改祕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其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者避之時宋請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舒穆魯頤張汝弼侍便殿帝曰宋主求成反復無信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海陵敗於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

未嘗敗於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

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帝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當以理

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帝幸西京州縣官入見明

安穆昆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明安穆昆隨入見

帝嘉納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防耕

墾帝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故

帝將如涼陁子敬與右補闕鈕祐祿額特埒左拾遺楊伯仁

奏曰車駕至和爾和西北招討司圍於行宮之內地矣乞遷

於界上以蔽環衛帝曰善詔尙書省曰招討錫里庫可徙界

上治蕃部事都監薩巴仍於燕子城治明安穆昆事帝與侍

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相謀議不可不

令史官知之帝曰卿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

爲河中尹改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省謁遇盜途中  
剽掠其行李且盡旣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  
尹有德於民尙忍侵犯邪徒咸平廣甯尹二十一年致仕卒  
於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  
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金史

鈕祜祿貞原作粘本名綽哈原作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

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

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父憂服闋除

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

與恩州刺史鈕祜祿哈達河間府判官瑪察克齊納爾原作梅只

乞保州錄事伯特章努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

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和平鎮南集慶汾陽

軍節度使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尙書由壽州伐宋改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三年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金史

吳僧格

原作僧哥

西南路古伊喇札珊舍音部落人拳勇善騎射

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格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遷

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格復取之眞授同知節

度使事弟達喇

原作迪刺

副使燕綽爾

原作曹兒

判官衆苦乏食僧格

乞賜糧十五萬斛朝議以應州已破朔孤城勢不可守遷軍

民九萬餘口分屯嵐石隰吉降解之間未行元兵至戰七晝

夜有功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達喇石州刺

史綽爾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且戰且行力

僊馬躡死年三十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金史

伯特烏格原作伯德宏哥西南路茂弘奚人壯建沈勇元兵克西南

路鄰郡皆降烏格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烏格與頁

里雅勒呼原作姚里鴉胡頁里雅爾原作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荆棘復立

州事帥府承制皆授武義將軍烏格甯遠軍節度副使頁里

雅勒呼節度判官頁里雅爾觀察判官興定元年各遷兩階

遙授烏格武州刺史權節度使頁里雅勒呼權同知頁里雅

爾權副使三年烏格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

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糧盡援絕率眾潰圍走保長甯寨

復被圍烏格死之金史

遵化州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大金國志父礎字鎮之仕至歸德府判

官寂天德三年進士明一統志終中都路轉運使文學政事為時

所稱卒年六十七諡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三子欽哉直哉

鄰哉俱爲能吏

中州集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治舊埧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補尙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改乾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甯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年夏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城賴以完貞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布薩端大槪謂慶陽平涼德順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扼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

察司講究防秋庸陳便宜日自邸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  
河大山爲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於  
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卽時犯邊此近年深患  
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日防秋之際宜先清  
野又日掌車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  
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卽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度  
使山東亂不能赴被劾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致仕與定三

年卒

金史

盧元字子達玉田人父啟臣字雲叔第進士仕宦亦達自號  
涇水先生元幼而敏惠年未二十試於長安爲策論魁擢第  
後又中策魁明昌初設宏詞科命公卿舉所知元與郭黻周  
詢張復亨就試凡七日並中選遂入翰苑累遷至待制弟曾

進士子安字希謝翔字仲升正大末登科中州集

傅霖玉田人第進士累官至崇義軍節度副使行部臨潢沒

於兵明一統志子輔之善承先志文史尤精徹登進士授滎陽令

元兵自關陝集河洛期取汴京輔之以一邑禦之力不支抗

節不屈死玉田縣志

李磐玉田縣志字仲安玉田人雍正志父天志為中都副留守玉田志

磐遇事恢廓不為小廉曲謹歷閣門使封隴西郡伯雍正志

食邑七百戶玉田縣志

楊繪字采亭玉田人仕為學士玉田縣志

蒙德厚字敬甫玉田人性剛明循禮守法篤於宗盟鄰族百

口同爨人無閒言嘗有盜排闥入舉家驚懾德厚婉諭之盜

遂巡去闢學延師以教諸子多所成立長子著仕至京尹致



仕德厚以子貴贈工部尙書追封安定郡侯

玉田縣志

易州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宏政令補尙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爲宰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於南京治尙書省事世宗卽位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以練習朝儀起爲丹州刺史母憂起復爲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尙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久之有榜匿名書於通衢者稱海陵舊臣怨望將圖不軌帝知其誣謂嗣暉曰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銜釣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

之大定十一年

案續通志註云世宗紀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有事於園丘前一月壬寅朔嗣暉拜參

知政事本傳訛作十年今據改正

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

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

而卒

金史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政宣間

遊江浙詢生於虔州為人情慨多大節書為當時第一

元好問跋

金國名臣書云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綱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

畫亦

人妙品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

都都司判官北京鹽使

金史

課殿降泰州節廳年六十四致仕

優遊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為詩數千首皆散失年七

十卒

中州集

田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太原轉運使

喜作詩甚為周昂李純甫所知

特秀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

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俱中第五年

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

中州集

張廷玉易州人善詩其友以題百種授之日能一日為之乎

廷玉揮翰不停日中已就承安中召試俄頃成七十篇章宗

歎賞嘗隱盤溪因號盤溪居士有詩集行世

雍正志

魏道明字元道易縣人父遼天慶中登科仕金為兵部郎中

子四有詩學俱登進士道明最知名仕至安國軍節度使暮

年居雷溪自號雷溪子有鼎新詩話行於世

中州集

何淵易州涑水人材武善射智略沈勇貞祐初為義軍都統

守清楊口戊紫荆關陝上谷諸道濟流民還生口過寇衝威

惠並著終易州刺史

郝經撰何伯祥神道碑銘

李增易州人

易州志言向陽社人

州有水患與弟春竭資鳩工修市村

隄數處至今利之 保定府志

李宗源易州人少穎悟才識卓越善屬文舉經義第入仕有

廉名累遷大夫蒲城會二子長卓延安路鄜州正將次革忠

武雄州稅監事 易州志

### 冀州

路仲顯字伯達 案中州集大金國志俱作仲顯字伯達本傳作伯達字仲顯似誤謹據改正 冀州

人 史家世寒微其母有賢行教之讀書 大金國志 中州集云金初賦學家有類

書名節事者價數十金人有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為仲顯買此書擲節衣食累年而後致取仲顯置此書學舍中必使同

業者皆得觀日少有性沈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

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權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

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仲

顯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

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祕書郎兼太子司經  
時章宗初嚮學仲顯以文行知名選爲侍讀以憂去會安軍  
節度使王克溫舉仲顯行義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  
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敕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  
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仲顯論列以  
其非時平章政事張汝霖右丞劉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  
下尙書省議仲顯曰上始卽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  
正以給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  
諫之道升尙書刑部郎中帝問羣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  
業廣儲蓄仲顯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  
禁廣農田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藉田以  
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

日京畿至正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為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帝

嘉其誠贈大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仲顯

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裏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帝賢之

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和叔案本傳作叔和中州集作和叔今據正登大

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字宣叔明昌三年

為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案河渠志作二

年六月盧溝河決鐸請自立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隄縱

使分流以殺減水勢召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

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

闕許安仁繼之賜對御閣乃罷行尙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例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擠之鐸上書論守真賢可復用言大切尙書右丞烏凌阿愿參知政事瓜爾佳衡胥持國奏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帝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尙書張暉等諫幸景明官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是歲郝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帝意鐸上封事尤切直帝優容之尙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宰相持國深銜之改右補闕自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爲己任鐸論邊防守貞以爲掇

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  
上言切諫並指爲黨帝乃出守貞知濟南府薦者皆黜出鐸  
爲南京留守判官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  
字帝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  
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  
趨走丞相襄之門俱不可用若再相必亂綱紀持國黨聞之  
怒甚尋改監察御史參政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鐸劾奏伯  
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詳檢大夫張  
暉抑鐸奏不行帝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鉉奏張暉言  
彈紬大臣須有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賈益言除授皆  
宰執公議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頃之  
遷侍御史復坐奏事不實奪兩官解職尋起爲泰定軍節度



副使改景州刺史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徧諭州郡遷陝西

路按察副使坐與屬官宴飲罷免泰和六年詔爲翰林待制

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

金史

初鐸爲諫官諫章宗元妃李氏出細微不應上僭又其兄弟

恃寵納賂將有楊國忠之禍坐謗誅除名鐸布衣還鄉里傳

夫人臨終飭之曰汝以憂國愛君故極言直諫天子明聖特

暫有所蔽計他日必復起汝前事須再言勿有所顧藉也

中州

集鐸剛正敢言有直臣之風爲文尙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

舟居士集

金史

劉鐸字文仲冀州棗強人生未能言已識百餘字及授學穎

悟過人爲人誠實少許可不循流俗不慕榮利第承安五年

進士元光二年入爲太常博士正大初改兵部員外郎以武

昌軍節度副使致仕自號柳溪先生有集傳於家子敏中字

庭幹亦工詩

中州集

才白字晉卿信都人呂造榜乙科歷涇州幕官入補省掾卒

工詩樂府尤有風調多散失不傳

中州集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孝友純至累舉不第以詩文自

娛有清漳集行於世

中州集

趙璧字敏之其先河間人祖元金末遷冀州遂占籍焉父甫

謹禮博學早卒璧繼父志奮志勵學登興定五年進士累遷

朝列大夫尚書省掾權尚書戶部主事天興元年扈蹕入蔡

二年城陷甫謂其弟輿曰吾荷國恩義不偷生以自起穢父

祖俾受學非爲祿養爲忠義耳如或苟免非惟負君亦負父

祖顧國難不可不死趙氏不可無後吾死國汝存趙氏後九

原無憾矣言卒而戰力竭死之年四十有七

郝經撰趙侯述先碑銘

趙州

李若初趙郡人貞元間為福建觀察使性嚴正約束下吏民

陰受其賜而不名

福建通志

劉伸尹字致君蓋州人後遷沃州正隆二年進士以潞州節

度副使召為都水監丞伸尹家世豪侈能折節讀書詩樂

府俱蘊藉有龍山集

中州集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

歸潛志作東平人

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

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為尚書省

令史累遷左司郎中五年為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

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在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帝曰

卿之言其有所見乎益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眾所共知

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帝嘉納焉是年夏帝將幸景  
明宮清暑益謙遣上疏諫之帝御後閣召益謙入對稱旨進  
兼尙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帝怒甚朝臣無敢言  
者益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帝  
意解職承安元年七月降爲甯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  
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  
中丞四年三月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  
丞八月改吏部尙書九月詔益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  
本路按察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尋出知濟南府移鎮  
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  
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尙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益謙  
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并起宜嚴河

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毋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應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益謙曰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帝甚嘉賞八月進拜尙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尙書省奏修衛王實錄初呼沙呼弒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呼沙呼實無罪且有推戴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因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曰我聞海陵被弒能暴其惡者輒得美官故當時多所附會若衛王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

之正大三年年八十卒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金史

焦旭字明銳沃州柏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帝然之召爲右警巡使初旭部民有請出錢爲良者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卽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出爲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以中丞李晏薦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卽位太傅克甯右丞相襄請帝出獵旭劾奏其非帝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復奏司諫郭安民補闕

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

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偃

劉仲洙輩並稱能吏云

金史

張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

案劉祁自云與先子

同年進士則穀英為大安元年進士無疑謹據金史劉從益傳補入

從李純甫諸人遊為文以多為勝嘗為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為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

元著道人

歸潛志

康錫字伯祿甯晉人

金史歸潛志俱作趙州人

祖某與兄弟分財他田宅

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為民以故家獨貧父奕為

里胥以事自縊死錫少養於外祖田氏田氏見其骨格異他

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

中州集第

崇慶二年進士

元好問大司農康君墓表案中州集云黃裳榜擢第金史云至甯元年進士歸潛志云

與冀禹錫同年進士案冀禹錫亦崇慶二年進士 歷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補

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拜監察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

材提點近侍局宗室薩哈連聲勢熏灼請託公行不可使久

在禁近朝議偉之中州集左副元帥赫舍哩約赫德為人鷲狠

狠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錫上章劾之轉右司都事京

南路司農丞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兵南奔濟河

船敗死金史中州集云城陷投水死年四十八元好問大司農康公墓表錫性孝友中州

集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與雷淵冀禹錫齊名金史

### 深州

張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二年進士工大篆及八分年四十

始學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從曹王出質客居

燕京長春宮後遊濟南病卒中州集



定州

石皋定州人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從魯王棟摩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棟摩怒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之皋緩其事棟摩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緩安敢逃罪棟摩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皋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皋主鞫治時冬月皋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鑪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子琚字子美生七歲讀書過目成誦旣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調宏政

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掇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不與旣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帝嘉納之遷吏部尙書琚自員外郎至尙書皆在吏部典選且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縷指而次第之尋拜參知政事琚辭讓再三帝曰卿之才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右丞蘇保衡共監護十六位工役許從宜規畫帝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僱直毋使貪吏夤緣爲奸利卿等勉稱朕意圖克坦喀齊喀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

帝從之母憂起復拜尙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  
闢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蔚州采地葺役數百千人琚  
奏之帝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  
此百姓之福也時議禁網捕狐兔等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  
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帝曰  
然久之進左丞兼太子少師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  
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  
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  
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元宗  
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宗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  
配眞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  
太祖太宗眞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

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  
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帝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  
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琚希恩東宮世  
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  
位執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  
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  
帝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帝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  
無遺譏後世帝謂琚曰女真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閭閻疾  
苦卿嘗爲丞簿知民間事凡利害極陳之帝與宰臣議鑄錢  
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帝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  
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  
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帝問曰古亦有百姓

鑄錢者乎琚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帝問宰臣曰南方尙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致犯法帝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恤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奸黨謀取東平諸州府事覺伏誅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祿廩以問宰臣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不許參知政事唐古安禮忤帝意出爲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古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尙書右丞又嘗舉

室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伊喇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帝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古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帝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泄漏機事則擇慎密者在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帝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留候一二年朕將思之帝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專行獨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事唐古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

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許之詔以一孫爲閣門祇候卽命  
駕歸鄉里世宗每稱石琚舉能其官最爲知人顯宗因琚生

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二諡文憲

金史

初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對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

如東宮何世宗悟而止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預一

日特召琚入謂諸王以下曰使我家入有今日之樂者此人

力也

金史  
傳贊

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

金史

李偁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官

戶部主事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

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布薩忠義行省事於汴奏偁

幕府世宗曰李偁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選也三年權知

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偁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帝

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愬果何如人琚曰亦幹事吏耳  
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  
種禾取藁秸備警急用度愬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  
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民夫數萬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  
前進愬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卽具  
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間聽民作  
廩舍取其僦直至是罷收僦直廩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  
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愬獨  
教民撤治前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卽已民便之改

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金史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乏食煥尙幼煮糠覈自  
飲其清者以濃厚供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



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邱尉縣令貪污規正之秩滿  
令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布薩呼圖家  
有僕結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役煥繫之呼圖召煥不往暴  
工罪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  
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  
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於庭戒之  
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無狃  
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無敢犯召爲  
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臥車下挽其靴燈欲留不可得以本  
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惡民多盜鑄抵罪下尙書省議煥  
奏曰錢寶純用黃銅自代州取青四六雜糅務省銅而工易  
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

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驗數輸納準換

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者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

請留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

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

部惟平治端好而已帝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金史

劉琢字伯仲中山人刻苦為學作詩甚工事母教弟以孝友

聞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下第歸河南亂在武仙軍中仙使使

宋回為所殺

歸潛志

侯策字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鬪雞走狗雄鄉里

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遊盡絕少年事喜作詩

刻苦向學王鬱自負其才素少許可一見策詩即加敬為人

任俠尚氣然修謹無過失居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其

樂天與改元走大梁卒

歸潛志

王良中山人金末為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誑誤繫獄

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歷

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

元史王恂傳

李之翰中山人工文詞耽泉石自號樂軒老人

定州志

劉昉字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工詩遭亂沒

歸潛志